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蒋启倩 于艾香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蒋启倩 于艾香

卷

重点作家专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这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溶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蒋启倩卷

梦醒时分	(1)
虹	(58)

于爱香卷

纵芭蕉不雨	(117)
生命的咒语	(157)



蒋启倩卷

梦醒时分

镇里的面包车驶出厂区拐上沙砾路，向柳絮市开去。

螺蛳镇有火车站，很小，每天只有一列慢客在此喘息二分钟，捎走贩鱼卖水果的四乡农人。乘快客得去七十里外的柳絮市车站。多维食品厂厂长石成山和镇长陈兴要北上省城，洽谈南瓜晶的外销业务。

厂长的二弟、分管生产的副厂长耘田这时松下一口气来。他知道哥开发南瓜晶产品是赌了一口气的，不自己搞出个抢手产品，免不了要受主管销售的副厂长金根发的要挟。果然，自从外商考察之后，认为螺蛳镇一带的南瓜因光照短成熟期长且土质适宜的缘故，南瓜晶优于他们本国既可治疗糖尿病又可美容的同类食品，有签订供销合同的意向，金根发就敛了懒散和傲慢，一日三趟往哥家里跑。

哥向来面薄耳根子软，历史上还很欣赏过金根发的销售能力，甚至打算将来退了让他接班。及至发现金根发弄虚作假拉山头想另搞一套，虽也气忿过伤心过，可还是被根发哄倒了几次。这次假如又被哄倒，让金根发把南瓜晶的外销业务揽过去，再想控制他就难于上青天了。即便哥还当着厂长，以后自己和石姓家族在这里的权力和地位必将是江河日下，甚至会被撵出这道围墙。连日来耘田为此可真是寝食难安忧心忡忡。因为哥虽是自己的亲哥，可是哥也是根发的姐夫。在



哥面前有些话还不能说得太直白，只能例举历史上根发一旦得志咄咄逼人毫不手软的往事，委婉地表露自己对家族地位的担忧。现在好了，哥不但坚持了南瓜晶的销售权直接掌握在厂长手中，亲自出马去省里谈业务，而且否决了嫂子提出的带根发一起去的要求。压了根发一头，厂里的家族矛盾就会缓解些。只要缓解了就好。

看见嫂子和根发还站在大楼门口，耘田心情愉快地欲过去说几句表示亲情友好的话，发现根发脸阴沉得苍白，想了想，怕此刻去有幸灾乐祸之嫌，便改了主意，高声地自言自语一声：我到车间去看看。转身往厂区走，聚集在大楼前送行的几个石姓家族的工人也相随而去。

在此之前，金招娣没有注意到小叔子。她的心还在追随着早无踪影的汽车。镇长陈兴和石成山去省里洽谈业务，却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片阴云笼罩在心头，令她莫名的不安。陈兴和石成山的关系可追溯到多维食品厂的建厂初期追溯到酝酿建厂前追溯到陈兴的三顾茅庐请石成山回螺蛳镇办厂。关系太深了也会产生不安全的预感是她以前始料未及的。还以为从此有了靠山大树底下好乘凉。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生出这许多复杂的关系？

小叔耘田的声音惊动了她。她对石姓那些亲戚的声音动作都特别敏感。当年金招娣和石成山谈对象时，因为是富农的女儿，遭到了石成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反对，尤其是石成山的姐姐，坚决反对下定亲聘礼。现在她和石成山创办了多维食品厂，一个个又粘粘靠靠地挤进来了，挤得她心里七高八下总没个平衡的时候，尤其是见他们领了工资一个个大呼小叫欢天喜地眉开眼笑的样子，便恨不能把他们统统轰出围墙去，让他们重在苞萝^①地里薅草鸡屁股后面等蛋！这会儿目睹石姓家族的亲戚拥着耘田离去，情绪就更恶劣，郁闷的胸中仿佛有口恶气难出。这恶气从昨晚就开始了。

昨晚她等丈夫等得好苦。走廊里一传来脚步声，她就条件反射地

^① 苞萝，方言，即苞谷、玉米。



竖起耳朵，捕捉分辨着是否是他的声音。二天要出门了，真希望他从镇上早点回来，亲亲热热地说几句话，说几句夫妻间的话。晨晨去读大学了，他一出差，家里就剩她一个人。她知道这次出差谈外销业务事关企业在经济萧条的大趋势下的生存和发展。但天明要启程了，总得想着她早点回来说几句吧？财税所长家里的沙发就那么耐坐？

他回来的时候倦得脸色都青灰了，歪着头。每当累到极点他就歪着头支不起。当时她寂寞地在被窝里已经幽幽怨怨进入梦中，被他的开门声惊醒了。

在陈兴那坐迟了。他说。

也许就是这句话触怒了她，金招娣想，又摇了摇头。假如石成山不是那副累得死去活来的样子；假如刚才自己没有寂寞的幽怨；假如银行的存折里有 10 万元存款，她也许不会马上从心里窜出股火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成山这句话也惹恼了她。这话让她不安让她没有安全感。

陈兴和副镇长关腾有矛盾。关腾是镇委书记前一年上任时带过来的，年轻有为，又靠着镇委书记，才一年多时间，一个不是土生土长的副镇长在镇上居然上上下下地织出了一张网，脸上虽总是笑眯眯的，却绝不是个等闲之辈。因为多维食品厂是陈兴当副镇长时一手抓起来的，一些好事之徒不知出于何种用心，把成山连带多维食品厂都划归了陈兴的势力范围，这已经让她有危机感。关腾是分管工业的副镇长，去省里谈业务本该是他和成山去的，她也期望通过这次出差的机会，使丈夫和关腾的关系融洽起来。就为这，根发提出由他去省里时，她这个当姐姐的还坚决地反对过，她也清楚权力应该集中在丈夫手里。可是偏偏阴差阳错，原以为外商月底到省，不想中旬就来了。关腾前脚去奔丧，省里后脚来电话。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自然是由陈兴去了。为了消除误会，她还特意去镇委书记家坐了一会，把这突变的无奈委婉地表示了一番。可是这个缺心眼的，临出差了，还去陈兴那里坐到半夜三更，传开去，关腾还不知要以为他们和陈兴的关系有多密切有多死党，还以为他们巴不得他不去，巴不得他去奔丧！以



为他们在耍两面三刀！后来在争吵中，才知道成山从税务所所长家出来，路遇陈兴，是陈兴拉他去的。可是他就不会推辞么？道理都是现成的，有什么话去省里一路上可以说，家里还有许多事等着处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反把她一个人寂寞在家里！

当时她气恨恨地没睬成山，大幅度地翻了个身，给他看背脊。

他居然也就拉灯睡觉。好像明天还和今天和昨天一样呆在她身边。其实那时她已经没有亲热的欲望，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欲望也睡没了。可是她没有欲望，他应该有啊，都有多长时间没在一块亲热了？至少有半个月了！累了乏了没精力了，说几句话给个温存总可以吧？一头钻到床上就鼾声大作。把她吵醒了，他倒睡了！她自己都不清楚怎么突然就伸出手去狠狠地推醒了他。

你说话！她说。

说什么？他居然问她说什么，带着鼾声糊里糊涂地问她说什么。

问你，说什么！

她恼火透顶，放开了嗓门说，声音很大，他这才勉强睁开眼睛。她一点都不心疼他的疲劳，他的疲劳有时是自找的，比如今晚不去陈兴家，早点回来，会这么紧张疲劳吗？她对他的心疼已经够多了，没有她帮着里外操持，今天这规模的多维食品厂从天上掉下来？可是撑到这份上，人图什么？不图钱总还得图个轻松吧？还要跑到陈兴那里去聊天，和陈兴有精力聊天和她没精力聊了？她体谅他，他想没想过她需要什么？

你要我说什么？他说。

当时她猛地就坐了起来，

我要你说清楚，为什么带小沈不带我弟弟去？

真是气糊涂了。现在想起来金招娣还纳闷：昨晚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导致了夫妻间一场争执。不由叹了一口气。

姐夫还没上火车，这就想他了？身旁的金根发眼神莫测高深地笑了一句，又说：晚饭上我那吃，徐浩也来，刚好有鳖。

听说徐浩要来，金招娣失落的心忽然像碰到了什么被托了起来。



昨晚在床上苦等着成山的时候，这位螺蛳镇中学的体育老师像雾一样在眼前飘来飘去地让她幻想过。初识徐浩的时候，她几乎没正眼瞧过他，一个中学里教体育的，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还不如是个教数学教语文的老师。一句话，毫无利用价值，而且连个看相都没有，皮肤黑黑的，眼睛小小的，硬要找出一点耐看的，只有个子还高大，鼻子算周正。但在弟弟家和他聊过几次天，喝过几次酒后，她感到人还是不可貌相。徐浩大学毕业，有好几个同学都在国外混得当老板了。自己一个表舅在台湾，一个表舅在新加坡。而且他很会说话，那回喝了酒，她说起自己的身世，很激动，徐浩举了个酒杯，调侃她说：何必和自己过不去，你现在有钱有权，想出国旅游都可以，还忆什么苦？要抓住现在。这叫现在时，来，我们为你的苦尽甜来的现在时干杯！杯一碰，把她也碰笑了。徐浩的曲子也哼得好听，到底是从大城市来，那回哼一个什么曲子，微闭着眼点着头醉在里面活像喝多了酒。听说在大学里，他还拉过提琴。她问过根发，徐浩三十多岁了怎么还不结婚。根发也不清楚，只说上海人眼界高大概高不成低不就吧。然而犹豫了一下，金招娣还是想拒绝。那个徐浩五分醉意后，一双小眼睛亮亮地老是追着她，嘴巴也没遮拦，荤的素的全来。她害怕。

算了，食堂里给蒸着饭。她说。说完，想到回家去一个人形影相吊的清冷，又有几分后悔，就看弟弟的脸色，是否他也算了。

你回家去独碗独筷的吃影子，大家一起有个伴嘛！弟弟没算。

金招娣便不再推辞。不过应承下来后，内心里又很想做点什么。做点让石成山喜欢的什么。见弟弟打算走，便唤住他。

没让你去省里和外商谈业务，你对你姐夫有意见吧。她问。

分管销售的副厂长愣了一下，抬起头来迅速地看姐姐一眼，见金招娣脸色平和，才暗暗地嘘出口气。

一点没有是不可能的，他说。尔后又看了一眼金招娣，尴尬地笑了笑补上说：我知道姐夫是一心想培养我的。

知道就好。金招娣露了笑容。准备什么时候出门？她问。

金根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时候去业务点催讨货款。石成山出门前



也叮嘱他抓紧办这事情，越快越好。货款当然要催回来，回笼迟了，自己的业务费也受损失。而且一旦击倒了姐夫，他首先也要为资金操心。不过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该办。

先电话联系一下，他们都拿过好处。有钱肯定会先给我们的。他说。

现在钱都紧，不逼在那里，恐怕也没用。

要去的，了解了情况就去。

对根发和客户的互惠关系，别说是她，就是成山也是十分佩服并引为得意的。金招娣说。

事情就你自己心中有数了，总之要抓紧。

哎！金根发点头。

想到昨晚的争吵，金招娣又说：别看你姐夫平时说你说得凶，我知道你在他心里的分量。让小沈跟他去是小沈懂几句外语，又是搞食品研究的。他哪会真格向着外人。

我知道！弟弟说。临走，金根发又提醒了姐姐一句：下了班就过来！

就过来。这回金招娣答应得很干脆也很愉快了。

二

踩着落满草沫鸡屎牛粪的泥径离开潘村，林林想假如今生今世再不用来这讨饭地方就好了。生金出银全作粪土。然而她知道还不知得来多少次。只要大头余活在这里，而且恰好这里缺金少银。

7月28日那天假如不进城不到农工协作公司总经理大头余的办公室去，那么她现在肯定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上班，然后下班，然后去食堂打饭买菜，然后有兴致自己再炒两个菜，然后和金根发一块儿坐下来吃饭，可能再来半碗酒。除了缺儿子，对年年近2万元的收入也还心平气和。可是那天为买冰箱彩电和金根发去了城里。去了才知道，一个月前看好的价格已成历史。1450元一台的18寸彩电猛涨



到了3100元。冰箱也涨了四百多。大头余说隔壁商场里积压数年的毛线毛巾毯全抢购了。她才知道自己缩在螺蛳镇的那个山洞里，袋里的钱早给人掏了。再一算，金宅的房子一造得去掉四五万，家具更新还要买电器，袋里还剩多少钱了？再看红光满面大腹便便的大头余，就自觉像个乞丐了。

这年头有脑筋的人钱生钱，守财奴是钱吃钱。大头余说。

金根发倒在大头余的转椅里苦笑说：屁的钱。我那姐夫缩在山洞里只晓得做名气的梦。十几块钱一面锦旗，把我们几十万几十万地都给挖了！

大头余说：跑了几年推销你这推销大王还没个几十万？不要装穷叫苦了。没人向你借钱。不过你想发财，我倒可以助你一把。

怎么个发法？她问。

自己不做生意，就放高利贷，月息4分。你们当我的钱哪来的？我就是靠做钢材煤炭挣的！

10万块钱月息4千，假如20万，假如放它半年。当时她想。

你要多少？

不是我要多少，是在我和根发朋友多年的情分上，帮你们捎上一份子！不过也不能超过10万。我自己的资金已经足了！

15万！她说。现在想起来恨不能咬下舌头吐给狗。万一这些钱拿不回来，她做的可全是账外账，是用厂子名义贷来的款，明年二月到期就要还的。林林挤上公共汽车，捏紧挎包里费尽口舌才讨到的薄薄的一刀钱。念头万千，翻江倒海，却似乎没有一个可立马筹到15万元，解救燃眉之急。

林林，这是亲姨妈。回到厂里，在宿舍楼前，正好碰到丈夫在送客。金根发把“亲”字咬得很重。

嫁过来三年，从没见过这么个老太，林林愕然。猛然间却记起金根发偶尔提及过还有一位亲姨妈，每提起时必切齿，卷袖插腰，切齿得很生动，像个女人。林林便用心打量了一下这个使自己丈夫像个女人的老太：面孔枯黄，拳头大的脑后挽了个灰白小发髻，很平常的一



个农村老太。浑身上下，林林搜索不出那让丈夫激动不已的前生产队长老婆的傲慢痕迹。据说金根发的母亲为儿子能读完小学去这位亲妹妹家借2元钱学费，队长家的猪刚出了栏，亲妹妹却说没钱，还训斥走了20多里山路上门来的姐姐说，富农的儿子还读什么书，给好好劳动就不错了。金根发不止一次说，他娘后来的死和这口气有关。

老妇人的瘦爪子抓住林林的手，说了许多恭维和感激的话。说他们救了她儿子的命，说她儿子肝炎复发，医院要预交1000元才让住院。原先造房子和治肝炎欠的村邻亲戚的债都没还清……林林的心直往下坠，重重地撞到了挎包里的那二百元上。

你?! 她冲着丈夫嚷，甩掉老妇人的手奔进楼门。

金根发送客回来看见桌上摔散着几张钞票，林林嘴拱在枕头里号啕，不由一愣，却仍恼怒地说：你懂个屁！别人可以不借，我就是要借给她。我要让大家看看，金根发不是一个不讲亲情的人！

你借你借，我反正不活了！林林捶着床说。

我×你娘！金根发骂了一句，问她说：他在哪？你在哪找到的？

林林仍号啕着说不活了。

金根发突然性起，掀起她就往外推，让她去吃农药去跳楼。林林悲愤地挣脱了身子，咬牙切齿说：潘村在潘村！

果然不出所料。上个月没拿到月息，去城里找大头余，农工协作公司卸了牌关了门，大头余的几个姘头处也没人，他就知道15万元要风筝断线。后来又找了几回，哪趟也没捕到影。曾传闻大头余去了深圳，也有说在上海做生意，也有说已经破产的。看银根越收越紧，市场越来越萧条的经济现状，虽然祈祷大头余是去了深圳，去了上海，不日腰缠万贯回来，心里却越来越明白15万要玩完。然而明白是一回事，现实毕竟又是一回事。金根发想大笑，好事全冲着 he 来了。永远正确的伟大的毒辣的石成山刚刚卡了他的脖子，亲自出马去省里洽谈外销业务。这里15万又让卑劣的大头余黑吃了。自己走南闯北打下了江山，现在竟被逼到了这一步。他更恨石成山。假如石成山听他的，把利润截留大家多拿好处，他会气不过指使林林去贷款



15万元放债吗？也好，老子当孙子受气受够了，就差你这一层！我不信你那是铁打的位子扳不倒你，就算是铁打的，我也要化掉你，我已经在化已经在化！金根发脸色白得厉害，他一激动脸就容易发白。他伸出打哆嗦的手，一把扯下墙上的挂历，三下五除二撕得咻啦咻啦响。地上落了一层粉碎的美女肖像，跺脚处缤纷起一片媚眼红唇。

后来石成山家里闹得天翻地覆，金根发常把借给仇人姨妈 1000 元钱挂在嘴上，再回忆起丈夫送姨妈时曾把那个亲字咬得特别重，回忆起他撕挂历时说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话，林林才明白，祸根那时已经种下了。甚至种得还要早！并不仅仅是 15 万元的缘故。她恨恨地说：都是你交的好朋友！——金宅的房子也不用搬了。有人要，还是先卖了再说。

话音未落，半空里爆起一记脆响。林林顿感麻了半边脸。

金根发说：我×你娘！金家的人都死光了，那房子也轮不到你卖！

在多维食品厂的围墙里，林林不知做过多少梦。她恋过石成山的冷峻执拗和那偶尔容光焕发的笑容；她艳羡金招娣在围墙里的盛气凌人权倾一方；她曾拚命地工作，想获得石成山或金招娣的垂青。山里那个贫穷的家她是再不愿归属了，考不上大学，在乡镇企业谋到一官半职也算一种前途。她爬上了会计的位置，后来石成山又提她当了主办会计。可是她得到了什么呢？凡报销凭证都得经厂长签字。工资表上造起来的都是别人的钱。看到石姓或金姓家族的一个小工人，还得陪上笑脸套近乎。谁也没交待她必须这样做，但围墙里的气氛告诉她这样做绝对没错。她曾想突破围墙到外界去寻找配偶。举目螺蛳镇，富庶之地却在这围墙里。她绝不能找一个存款和她相同还不足五百元的人，她需要有钱有势。她相中了厂长的大舅子，虽然这位大舅子和一位寡妇有过一段婚史。经过不露痕迹的努力，她让厂长夫人为她的弟弟相中了自己：有文化，工作上拿得起，又是大姑娘。而且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理由：会计须是自己人。应该说她是如愿以偿地使自己跻身于梦寐以求的皇亲国戚圈子，成了副厂长夫人，不久又提升为财务



科长。财务科长兼主办会计。然而有时想想又觉得自己仍然一无所有。尤其是现在。她捂住火辣辣的脸带了一种麻木的冷静看看丈夫，看着他一听她提及卖金宅的房子便气急败坏像被挖了祖坟的样子，她觉得他其实从里到外彻头彻尾都像个女人，不，是太监。

不要×我娘，她说，有本事你就来干干我，来啊！自己的老婆都在做活寡妇！

你？！

我说你这种人怎么会说得出亲情两个字。你就是你，老婆还不如一幢房子！可你别忘了15万你也是有份的！

看见门和窗都开着，金根发赶紧跑过去，劈哩啪啦关了个严实，恶狠狠说：

你找死啊！

我死了就带上你！

金根发抽起了烟。他看出得暂避锋头，便听任她压低着声音宣泄，只要她不提高声音。他谅她也不敢放肆响亮。等到她气弱力衰，他问她骂够了没有。然后说贷款放债，别忘了她是财务科长兼主办会计，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的手迹，她要窝里斗，他从此就不管。镇里谁都不会拿他怎么样。

林林反没了话说，只是不住声地冷笑，怒极而笑。突然她拚命地揉起胸口，说是心绞到了一起。金根发踩了烟抱住她帮着揉。缓过气来，林林再不想动弹了，就势倒在丈夫的怀里。静了一会，她睁开眼说：关腾回来了，刚才我在镇上看见了他。

前天晚上就回来了。金根发说。又聚精会神地抽了两支烟，把林林推到沙发上，站了起来。

你到哪里去？

金根发在收拾麻将牌，林林一骨碌起身按住他的手说：吵管吵。你总不能撒手不管——我们还真等死啊！

等死？金根发拨掉她的手，拉上装了麻将的袋子拉链，又打开书桌中间的抽屉。抽屉里有各种样式的打火机。这是他搞关系送客户的



常规轻型武器。虽然打火机玲珑小巧得不起眼，高档的却在数百元以上。不过他自己从来不新潮。这会儿他把玩的这只精巧别致玛瑙色泽的新一代防风型，是他前几天刚从柳絮带回来的。当时林林听说花四百元买了这么个东西，气得少吃了一顿晚饭。现在看他反复把玩，又从袋里掏出那只旧的普通型丢在桌上，便以为他情绪不好真的想玩了用了等死。同时迅速想起来他在厂里前前后后的不得意。自从石成山决定他自己去省里后，他连招娣家也不去了，整天关起门来发脾气，一会挥拳，一会儿咬牙切齿。现在让 15 万的事一急，自己又说了几句做活寡妇的过头话……林林心里一酸，拦腰抱住丈夫说：

你想丢下我到哪去？要死我们死一起！

金根发让妻子突如其来的冲动弄愣了。想了想忽然发出了笑声，用手在林林的脸上拧了一下，慨然说你啊到底还是个女人！

你不要出去！林林固执地说。

金根发笑了一声，推开她说：

我不出去，才真的是等死。

林林松了手，却不明白他出去干什么，怔怔地看着丈夫的笑脸，看着他把那只玛瑙色的新型打火机装进上衣口袋，看着他提上装了麻将牌的皮包，急步走到门口，开门后又放稳了脚步……林林想，不要小看了他，没点本事，那许多业务跑得进来？厂里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的业务都是他的！这么一想，她甚至后悔刚才自己的乱发脾气了。

三

铺天盖地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把石成山迎进了厂里。与送石成山赴省时燃放爆竹不同，那回是小青年们图热闹大伙儿图利市，自发地起哄地燃放，这回却是整个儿的耘田计划。前一天，耘田就让经营部负责采购的办事员特意去镇上买进二响四响两千响大大小小几箩筐的爆竹。悬两千响的长竹竿也早早放在了传达室，另外还有火柴还有引火香烟。